

傅與礪詩文集

四

傅與礪文集卷六

說解

東塾說

并敘

前衡山尉滿子謙恭讓謹信以忠孝自力爲政壹
本乎愛人自尉衡山攝縣事輒能使民歌頌其政
旣去而思之可謂難矣苟充其道仁不可勝用焉
嘗自號東塾得湖湘人文辭甚富來京師復以示
余求余爲之說說曰

大哉氣之機乎天圓而運四時行矣地方而載四維張
矣運者不息孰知其極載者無疆孰知其旁其爲化則
有漸焉故天地尊嚴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天地

仁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天地果何心哉亦順其化爾吾嘗觀夫東方之野日出乎海四方莫不照也而瀕海之墟先被其光矣雲興乎泰山四方莫不雨也而近山之土先承其澤矣故東者生物之始東作而西成人理豈異於是哉仁以生之義以成之仁者其天地之心乎以之親親而親順以之事君而君悅以之教民而民信以之順物而物化故東於位爲震於行爲木於時爲春於五常爲仁合天地人之道也吾求東埜之義而得天地人之機作東埜說

賢山說

金生乎鑛者也而鑛之貴也以金玉韞乎璞者也而璞

之貴也以玉世之所貴乎山川者爲其爲生賢之鑛韞
賢之璞歟距新淦百餘里櫟山之奧羣峰環焉張氏之
族居之張氏之賢者賢叔富而樂善質而好禮聞名士
大夫之過其鄉恆卑辭重幣以致之使諸子若孫日侍
其遊處而皆知好學爲文章今年且七十餘歲聰明康
強居是山之閒熙熙然安夫生而不伐吾性是可謂賢
也已其嘗所往來者題其所居曰賢山好事者因圖以
傳觀上下而吾郡之先輩能文辭者敘而記之詩歌而
頌之是何賢叔之能得此於人也何茲山之能得賢叔
而遂名也夫天下山水亦富矣而其美惡之譽率由夫
人以聞故莫非泉也而有廉泉泉非廉也廉者廉之耳

泉何與於貪廉哉莫非谷也而有愚公谷谷非愚也愚者愚之耳谷何與於愚智哉故張氏茲山無與於賢不肖其以賢稱者賢叔賢之賢叔賢之而知賢叔者因亦賢之知賢叔者賢之而凡聞之者衆起而賢之賢賢叔亦賢山也是知山之有賢固爲金之鑛玉之璞矣繼今張氏之子孫亦無忘其茲山乎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朝夕仰之而增其高焉吾見張氏之子孫益多賢矣作賢山說

栖梧說

物之異者不常有其擇所止亦必異夫常有之物夫兩足而翼晝飛而夜伏渴則飲於谿飢則啄於野求林薄

而依之天下之常禽皆是也或集於桑或萃於柳或起於榆枋或投於叢棘蓬蒿之卑也榛莽之汙也舉無所擇焉彼其志之苟安斯止而止矣夫何擇之有鳥有鳳者兩足而翼渴飲而飢啄無以異乎常禽也然其爲德五色而文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翱翔千仞之上俯視萬物之細擇非其止不止焉於是其志異常禽千萬也故竹實以食之醴泉以飲之而非梧桐不栖惟無所苟而已矣向使鳳者其志苟巢於枳棘之林襍乎雞鶩之伍飢不待竹實而食渴不待醴泉而飲則世亦不貴其爲鳳矣於常禽何別哉是故君子之異乎凡民其志亦無所苟焉耳臨湘蔡氏子若鳳幼時嘗從吾游今旣

長而仕矣朋友因其名而稱之曰栖梧是能擇所止而無所苟者歟詩云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皇鳴矣于彼朝陽今天下有道吾將期鳳之朝出鳴也作是說以貽之

元英字說

時之治也以其人矣非人不可以徒治士之顯也以其才矣非才不能徒顯以世之所望乎士者豈徒私其才於身哉固將達其用於國家焉前巴陵監縣藹公克誠之子月魯英敏而銳於學師友奇其才之邁而期以必顯也相與字之曰元英是謂國朝之英而將爲國家之用者歟夫天地之間元氣馮馮人物以生精氣負負人

物以異列星之英五行昭其耀矣羣山之英五嶽專其秀矣草木金石之英梗枏豫章芝蘭芳草瑤琨砮砥莫邪干將鐔鏤之屬內全其美外著其用矣古今之士懷利用之器負不羣之望德施當時名顯後世若是者人之英乎故知天下不徒治人才不徒生生材不徒用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元英尙爲國之楨乎無負師友之望也

竹山說

蒲圻王君讀書能文辭喜談老佛之學以竹山自號其所親臨湘蔡栖雲昆季數爲余稱其爲人求書竹山二字遺之且徵其說余未嘗識君也獨於其所自取號而

知之孔子稱仁者樂山以其德之似也夫王君固取其
似者以自號歟然山有羣木之茂密矣有眾卉之榮華
矣有百草之芬敷蔥蒨矣君何獨取於竹哉夫茂密者
未必皆材榮華者未必皆實芬敷蔥蒨者未必久而不
變今夫竹羣而不比分而不孤清虛而能堅林壑之幽
也不能隱其美霜雪之厲也不能易其操昔之七賢遊
於林六逸放於谿皆惟竹焉是好夫固有所取爾王君
或亦斯人之徒歟惜余未之識也何時訪君山中共造
竹下果有得焉必以語我

鑑翁說爲醫者甘明叔作

夫窮理以致知猶鍊金以取鑑脩治之必精而後明可

及焉工之治鑑而不精其能成業鮮矣況其可鑒乎凡
爲學莫不然而醫尤甚窮理之不深視證之不明而求
愈人之疾是不治鑑而求照也鑑之不明無損於物醫
之不明幾乎而不殺人哉岳陽甘君明叔號鑑翁者以
儒業醫又博通天文地理陰陽法家之言其於軒岐以
來名人所著難素所活人書窮討之必盡見其義故切
脈以知證譬持鏡以鑒額投藥去疾不啻若鑷額髭然
翁於醫學殆所謂業之而精者歟吾聞昔之神醫有所
持鐵鑑能照見病人五臟六腑者庶幾翁之謂矣翁見
病人臟腑固以心爲鑑哉作鑑翁說

王經歷名子說

甄用監經歷王君孟甫以其二子及其兄之子皆未名而問於余且徵其說夫問名古之義也余不敏何足以與於斯雖然嘗聞其略矣不以日月不以山川不以國凡若是者竊知所避焉君之長子年十有五旣導之以學將責於成人其勤未可以已也請名以進兄子年十一知所以事長矣必教之讓請名以遜幼子生甫三歲則日望其成長者也請名以遂夫人幼而學長而教使之知進退以立父母之道也幼而學長而欲有所稱焉其子之志乎昔者孔子聖人也而必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學矣而必曰不厭夫然故至於立至於不惑至於知天命至於從心聖人且爾而況他人乎君子之道若

大路然夫固行之而必達譬諸適千里者中道而不進
吾止也苟不止焉其至必矣進也其不止於中道而求
必至乎請字之曰公至余蓋期進於成人矣遜與遂也
請俟其時而字焉

止堂說

新喻雲峰祐師以止堂名其禪定之室而俾其里人申
一言以證其義遂爲之言曰學道亦有止乎曰道無窮
止則罔功學惡可止也然則無有止乎曰學必至止乃
有定學惡可不知止也故止非畫而不進之謂安其所
而不遷之謂也且天地萬物莫不有所止矣輕清而覆
者止於上重濁而載者止於下鱗而泳者止於淵翼而

翔者止於木蹏而角毛而伏者齒而齧者止於叢薄林
生而上植倮而能言者止於土故巖穴隱者之所止也
田里農夫之所止也道路行者之所止也獵所止山林
漁所止川澤商賈止市百工止肆公卿大夫止於朝聖
賢止於道德道德者人之舍也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
傳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父止於慈爲
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斯之謂矣抑又有義焉
止也者定也靜也動而不撓於物也夫人之心日膠膠
乎與物接萬事役之衆慾攻焉惟靜定而後能應惟靜
定而後能不亂不亂而後能返乎性返性則至道矣是
故止於靜者德之始止於極者道之終止乎止乎其始

終道德者乎或曰師浮屠也其道以清淨爲家圓通爲
宇寂照爲巨庭吉祥爲牀座無所止亦無所不止故無
有止亦無無有止吾恐子之言不類其師何如予笑而
不應作止堂說

張伯龍字說

臨川張氏子弟之秀有舉爲臨江之新淦直學者曰汝
用本名某薦者不知其某名而用其字以名之名旣上
不可以易也所與遊者因請易其字曰伯龍而屬余爲
龍說余見伯龍好學而多能將欲進而有用於時者其
嘗觀易羣龍之象而有得乎夫龍者物之至神者也聖
人取之以著乾剛之義而示消息進退之幾學者於是

得時行之道焉初九曰潛龍勿用以其時之在下而不可有爲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君子居以養其志學以充其德孜孜夙夜體健不息以俟夫二五之位交君臣之德合而後沛其澤於天下其爲用豈不博大哉然過是則爲亢矣爲有悔矣君子戒之故龍宅乎九重之淵歔歔元氣登降六合凌厲三光之精用之以雨天下兩儀資其功萬物仰其澤不用伏於淵泉而已耳夫固需其時焉是故善得時者莫尙乎龍善言龍者莫尙乎易且龍德之大其來豈一日之素哉養之於下成之於中達之於上故物不素其養則不能成乎用君子不素其養則不能成乎名孔子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

伯龍誠有志君子之德業歟其尙進脩之以及天下文明之時吾見其澤之施也有漸矣

張生德常字解

仁義禮智人之常德也在君子無以異於人者君子之異於人惟能恆有其常耳常之爲義博矣哉夫天地德至大矣天之尊也而失其常天則不能以覆地之卑也而失其常地則不能以載常德之失在天地且不可而況人乎是故父子有親父子之常也父子而有不親失父子之常矣君臣有義君臣之常也君臣而有不義失君臣之常矣兄弟之常友也夫婦之常別也朋友之常信也而皆反是兄弟夫婦朋友胥失其常矣惡在其爲

德哉故君子誠之爲貴君子之於德體之於心脩之於身誠故無僞無僞故可久可久故不易不易故謂之常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庸常也夫人之於是德豈獨非常性哉由之而弗能知得之而弗能有有之而弗能常君子果異乎凡民也已

臨泉解

天下之士心慕朝市之榮者必違山水之樂志希巖壑之勝者恆乏當世之慮處乎榮而兼有其樂據吾勝而不忘斯世苟非道義君子學聖賢而有見焉者弗能也余遊衡之鄴邑得惟中王君爲邑校官殆其人乎惟中家未之大川環其居青林翠壑幽泉淨石與雲月煙露